

The Crimson  
Petal And The  
White

绛红雪白的花瓣

[荷]米歇尔·法柏 / 著 葛晨嘉 赵波 刘聪 / 译

BBC古典英剧经典《绛红雪白的花瓣》原著

尼尔·刚恩奖/杨·圣詹姆斯奖/苏格兰艺术协会奖/马卡蓝推理小说奖/苏格兰十字年度最佳小说奖

获奖作者 米歇尔·法柏 力作

欲望与挣扎·爱情与人性·复仇与控诉·觉醒与救赎

“当代狄更斯”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浮世长卷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Crimson  
Petal And The  
White

绛红雪白的花瓣

— [荷]米歇尔·法柏 / 著 葛晟嘉 赵波 刘聪 / 译 —

版贸核渝字(2014)年第14号

Copyright © Michel Faber, 2002

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通过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引进,由重庆出版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与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绛红雪白的花瓣 / (荷) 米歇尔·法柏著; 葛晟嘉, 赵波, 刘聪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7

书名原文: Crimson Petal and the White SeriesReview

ISBN 978-7-229-11443-5

I. ①绛… II. ①米… ②葛… ③赵… ④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8950号

## 绛红雪白的花瓣

JIANGHONG XUEBAI DE HUABAN

[荷兰]米歇尔·法柏 著 葛晟嘉 赵波 刘聪 译

责任编辑: 郭莹莹

责任校对: 刘小燕

装帧设计: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qq.com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http://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20.75 字数: 787千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443-5

定价: 6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感 谢

在此，向本书的翻译人员致谢，感谢你们在这本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正是你们的辛勤付出，使更多的读者能以中文的形式阅读到这部优秀的小说，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葛晟嘉（第一章至第二十六章）

苏州作协会员，英德双语文学士，曾为国家一级期刊专栏翻译，另出版有《遇见亿万分之一的你》等多部小说。

赵波（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章）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翻译，国家心理咨询师、北京写作学会会员，兴趣爱好广泛，而尤以文字为最爱。从事翻译实践和教学多年，翻译量过百万字，已出版译作《伊丽莎白统治的时代》。

刘聪（第三十一章至第三十五章）

北京交通大学翻译专业研究生，兴趣广泛，爱好翻译，读书，写作，有丰富的翻译经验。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	2
第二章 .....	15
第三章 .....	33
第四章 .....	49
第五章 .....	65
第六章 .....	82
第七章 .....	96
第八章 .....	116
第九章 .....	135
第十章 .....	155
第十一章 .....	175
第十二章 .....	195
第十三章 .....	214
第十四章 .....	235
第十五章 .....	255
第十六章 .....	274
第十七章 .....	292



第一卷 街巷





## 第一章

小心你的脚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你会需要它们。我带你来的这座城市，地域宽广，人群错杂。你从未来过这儿，却从其他的故事中想象它是座令人有宾至如归感觉的好客之城，而事实上，你不过是被那些故事中的赞词蒙了眼，在这儿，你只是一个来自另一时空的外乡人。

我第一次引起你的注意，你决意与我一起来这儿，或许只是单纯地认为来这儿不过就如往日回家那般轻松简单。现在，当你真正站在这座城市的土地上，空气极冷，你发现自己被带到了一处完全浸没在黑暗的地方。你蹒跚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周围的一切都是如此生疏。你左顾右盼，目光掠过凛冽的寒风，你意识到自己走入了一条满是暗屋的陌生街巷，这里面住满了陌生的人。

初时，你并未盲目地选择我，因你怀揣期待。我们不必怯于出口：你曾期许我能满足你所有羞于启齿的情欲，抑或是我能留予你一段难以忘却的美妙时光。此刻，你犹豫了。虽仍然紧紧拉住我的手，但却驱我离去。

你初次邂逅我的时候，并不满意我的身型，也未想过我会如此快地紧抓住你。冰雪刺在你红彤的脸颊，尖锐冷凛的细小冰沫遇热即融，就似风中烧红的煤渣。你的耳朵开始受伤。既然你已经允许自己误入歧途，此刻便难以再回头。

夜晚灰霾的时刻，灰黑得就似被焚烧的手稿残片。你在

自己呼出的氤氲气息中磕绊地跟着我。你脚下的鹅卵石湿漉而黏滑。空气冷冽，含着酸臭腐败的酒气，动物的粪便在慢慢发酵，含糊不清的酒话从附近某处传来，那些话绝非选自某出宏大歌剧的开场白。你发现自己更愿意祈祷上帝，让那些声音别再靠近自己。

在这故事中，你期盼成为密友的重要人物并不在附近。他们也不在等待你：你对他们而言，一名不值。如果你认为他们会因你的到来而从他们暖和的被窝中爬起，不辞数里地来见你，那你就错了。

现在，你会犹疑，为什么我会带你来这儿？为什么不带你去见你认为想要见的人？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的佣人不会允许你进门。

你缺少的是适合你的圈子，那便是我带你来的缘故。圈子，一个一文不名的人定会向你介绍比你略高层次的人，一层，一层地往上，直到你跨入门槛成为家族中的一员。

这，就是我带你来教堂弄圣贾尔斯的缘故。我已觅好了一位合适的人。尽管我现在介绍给你的人层次极低，是最底层的人，但我仍要提醒你不可小觑。贝德福德广场与大英博物馆只有百英尺的距离，可新牛津大街却宛若一条难以游到对岸的河，而你正站在错误的一岸。我坦率地告诉你，威尔士王子从未与这条街巷的臣民握过手，在经过这儿的时候也未曾虚礼点头，甚至在夜幕降临之后，亦未在此狎妓。教堂弄住着比伦敦任何一条街道都多的妓女，可她们却未对上男人们的胃口。对那些精于风月的行家来说，女人终究不过是一具胴体，你无法期许他们容忍这儿肮脏的床，简陋的装修，冰冷的火炉，没有马车在外等候的萧冷。

简言之，这儿是另一个世界，富裕繁荣不过是远若星辰般的梦。教堂弄里的猫瘦弱不堪，凹陷空洞的眸子充满了对肉的欲望。那些自称是劳工的人从未劳作，所谓的洗衣女人亦很少浣洗。空想家们无法改善这儿，他们鞋子沾着粪便，徒自走在内心绝望的路上。一座二十年前以慈善之名大张旗鼓建来救济穷人的现代寓所已陈旧斑驳，狼藉不堪。其他一些更旧的建筑，虽只有两三层高，却似从掩埋在地下的遗落文明被发掘出来一般，散发着地底的气息。

百年的建筑依靠锈迹斑驳的钢筋支撑，羸弱的腻子与腐败的木头修补着斜悬晾衣绳的疮痍墙壁。屋顶一片狼藉，上层窗户裂纹斑斑，黑灰色如砌砖似的。头顶的天空比空气更坚实，就似工厂或火车站的玻璃拱顶，曾是明亮通透，此时却是脏污密布。

凛冬十一月，半夜两点五十分，你到了这儿，最关心的不是欣赏此处的风景，而是如何摆脱寒冷与黑暗。也正是如此，你把手放在我的身上，期望熟悉此处的





我能帮助你。

在教堂弄，除却远处角落里几盏灰白的煤气路灯，你寻不到任何灯光。这不过是因为你已习惯了睁着双眼时，强光对感官的刺激，其实，那些脏污的窗玻璃亦透着两支蜡烛微弱的光晕。生活让世界充斥了权力的角逐与平衡，你来自落后后边落入黑夜的世界，而这儿更多不为人知的交易仍在继续。

跟我去往那个房间，那儿的灯火正无力地摇曳着。让我拉着你的手，穿过屋子的后门，走过飘着混杂了地毯霉味与污秽织物气味的幽深走廊。让我帮助你从寒冷中解脱吧。我熟悉这条路。

注意你脚下的台阶：它们有些已经被踩烂了。相信我，我知道哪些是烂的。你既然到了这么远的地方，为什么不再走远一些呢？耐心是叫人褒扬的美德。

我是不是未曾告诉你，我要离开你了？说起来颇是伤感，但我会把你交到一位照顾妥帖，无微不至的人手上。就在这儿，楼上这间闪着微弱光芒的狭促小屋内，你将认识这陌生环境中第一个人。

她是个可爱的女人，你会喜欢她。倘若你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待她领你踏上正确的道后，你可以毫无顾忌地抛弃她。过去的五年里，她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她的命运同教堂弄休戚与共，在这儿工作，在这儿生活，甚至走完自己生命中最后一刻。她不曾融入过近在咫尺的女士与绅士们间的交际中，而你，却会成为那些人群中的一个。

她叫卡罗琳，很多女人，尤其是妓女都用这名。你见到她的时候，她正蹲在一只陶做的盥洗大盆前，盆里盛了些温水，矾，还有硫酸锌。她用缠着旧绷带的木勺蘸水清洗自己，里面与外面都洗，直到水越来越浑浊。她长长地舒了口气，她相信那些精液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留在了盆里。

卡罗琳抓起内衣的边角擦拭自己，瞥见两支蜡烛黯淡了下来，其中一支已经燃尽。她会换上新的蜡烛吗？

当然，是否点上蜡烛与此刻是夜晚几时有关，可卡罗琳没有钟，教堂弄的大部分人没有钟，他们浑噩度日，不知今夕是何夕，甚至连距离犹太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已有十八个半世纪都浑然不知。这条街上的人没有固定睡眠时间，喝下的杜松酒上了酒劲儿，已累疲得无力寻衅滋事，便就爬上了床。这条街上的人会在婴儿们糖水瘾犯了后醒来小加安抚。这条街上一些脆弱的灵魂总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睁着双眼躺在床上听着老鼠磨牙的声响。这条街，唯有教堂的钟声与喇叭的呼啸才能衬出肃然，甚至，有些过于肃然。卡罗琳的钟是散发着恶臭的空气与磷闪在空气中烂糜的杂质。“三点钟”这样的字眼对于卡罗琳来说毫无意义，

但她却深知月亮与街对面房屋的关系。站在窗前，她尝试透过脏污冰冷的窗户看到外面，最后还是决定旋开窗栓，推开窗户。一声巨响吓了她浑身一个激灵，她以为碎了玻璃，实际，不过是冰裂的声响。碎裂的冰粒滑落到了街上。

风凝起冰击打在卡罗琳半裸的身体上，似要将她缀了红疹的胸上渗出发亮的汗水凝成闪耀的冰霜。她将松垮的领子拽在拳头里，紧紧地护住喉咙，手臂抬起的时候，感觉已经起了鸡皮疙瘩。

外面，已经漆黑一片，最近的那盏路灯也在六栋房子之外。鹅卵石铺成的教堂不再覆着白色的积雪，雨夹雪的天气留下了大摊半融糙雪的痕迹，在煤气灯下泛出淡淡的黄色。余下的，尽都是黑色。

站在她身后的你屏住呼吸，外面的世界于你而言空寂无人。卡罗琳却知晓有些如她一样的女孩儿，各种捡拾垃圾的人及小偷也醒着。不远处，有一间药店还开着张，以防有人急需鸦片。街上仍有哼着歌醉睡的酒鬼，有些或许在寒冷中逝去。噢，外面甚至还有好色的男人四处溜达，寻找廉价的妓女。


卡罗琳思量小会儿，穿上裙子，披起披肩，准备出门到最近的街巷去碰碰运气。她手头紧，每日睡觉度日，随后，因为不满意嫖客的长相而错过一档生意。她觉着那男人有股劣气。她现在后悔让他离开，因为她该知道在这儿根本不会等到一个完美男人。

然而，如果她此刻再出门，那或许意味着自己还需要再点两支蜡烛，最后的两支。外面的天气刺骨寒冷，她好不容易在被窝中暖热自己的身体，出门的话热量会迅速丢失。一位曾经光顾她的医药学生在穿裤子的时候曾经告诉她，这样容易得肺炎。尽管卡罗琳分不清霍乱与肺炎有什么区别，但她惧怕得肺炎，她认为用杜松子酒漱口，再服安眠药能帮助自己逃脱感染的厄运。

幸而早了十四年，她可以不用惧怕开膛手杰克，否则的话，她或会沦为他刀下之魂。当然，他不会打扰圣贾尔斯。就如我告诉你的一般，我介绍给你的是最底层的人。

一阵夹杂了令人作呕气息的狂风迎面刮来，迫使卡罗琳关上了窗子，将自己再一次封闭在匣子大小的屋子里。严格地说，这间窄狭的屋子既不是她买的，亦不是她租的。她不想成为一个懒惰邋遢的女人，她总是幻想自己走在外面的街道，脸上堆着谜一般的笑容，一位称她心意的男人从黑暗中朝她走来，赞许她的美貌。然而，这似乎并不可能。

卡罗琳捧起头发揉着脸庞。她的发丝黑而厚实，让那些最粗鲁的男人都忍不住欣赏抚摸它。它如丝一样温暖，顺垂在她绯红的脸颊与眼睑两侧。然而，当



她挪开手的时候却发现一支蜡烛已经没在了堆起的烛泪中，另一支则在继续挣扎地摇曳着火焰。一日已尽，她必须承认这一天的收入都在这儿了。

床窝陷在角落中，似打了绷带的肢体愚蠢地做着又脏又累的活儿般让人心生厌恶。时间到了，这张床终究不过是用来睡觉而矣。卡罗琳顾不得脱掉沾了泥浆的靴子，直接钻入床褥与被单间的缝隙，待到身体暖和起来，才考虑解开长排的扣子，脱下它。

剩余的蜡烛在卡罗琳正要趁着躺下前吹灭的时候没入了烛泪中。她倒靠在枕头上，额头贴在上面，一股酒香蓄在枕头里弥散着味道。

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别拘束，房子已经一片漆黑，知道天亮之后，这儿才会迎来阳光。倘若你想躺在卡罗琳身旁，她亦不会发现你。因为，她是那种一倒头就睡得好似离开了世界一样，除非你反复地推搡她，否则，她是不会醒来的。

嗯，她正睡着，你可以掀开毛毯，挪入自己的身体。如果你是个女人，你不会介意与她同睡在一张床上，因为这个时期的女人们对睡在一起这样的事看得很平常；如果你是男人，那就更不会介意，因为在你之前已有成百的男人睡在这个地方。

拂晓前的这段时间，卡罗琳继续躺在你的身旁，除非屋子与被窝一样冰冷，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起床。

这并非因为我不知道你未来还有很长的旅途。卡罗琳在颠簸的旅途中是不睡觉的，所以你最好别在那个时候睡她身旁。

趁着这个机会牢牢记住这间屋子吧。促人心底悲凉的大小，潮湿变形的地板，被烛火熏黑的天花板，混着蜡、体液、陈汗臭味的空气。你应该牢牢记住，否则的话，当你遇到散发着香囊芬芳，烤羊香味，雪茄烟丝味，贴着奢华墙纸的宽敞高顶屋子便会忘却这里的一切。聆听踢脚线后那烦躁不安，拖沓走路的微弱声响与卡罗琳梦中温柔半嘲似的抽噎声。

猛地，金属、木头撞到了石头上发出巨响，床上的卡罗琳从梦中一下惊醒，她一骨碌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像惊起的鸟雀扑打羽翼一般惶恐地把床单往半空一扔。巨响持续了几秒，直到被动物与人惊惧的声音吞没。

现在，卡罗琳站在窗前，就像大部分教堂弄的居民一样。激动疑惑的她凝神去看昏暗的街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搜寻着事故的踪迹。她自己门前的台阶空荡无事，街巷的远处，煤气灯照亮的地方，一辆双轮马车翻倒在路上，马夫松开了惊慌的马匹，马车因此剧烈地震颤，碎裂。

黑暗与距离挡住了她的视线，她希望探出身子看得更清楚些，狂乱的冷风

呼呼作响，迫得她退入房中。她四处寻找自己的衣裳，杂乱的床单下，床榻底，每一处最后一位嫖客可能踢到的地方。（她真需要一副眼镜，只是她却一副都没有，每当她经过街市的时候，都会试很多副，然而都没有适合她双眼的眼镜。）

待她重回窗前的时候，事态已经飞速发展到了另一场景。一群警察绕着严重损毁的马车踱步，一只可能放了人尸体的大口袋被搬到了一驾马车上。马夫拒绝了警察，绕着翻了的马车猛扯着它，试图看看还会落下些什么。马站在警察马车的两匹母马前，静了下来。

几分钟后，苍白无力的太阳冉冉升起在圣贾尔斯，能做的事都已做了。活着的与死去的人都已离开，只留下了事故马车损毁遗下的痕迹。车轮的木刺与窗框碎落的玻璃片像雕塑一般悬着。

越过卡罗琳的肩头去看窗外，你或许在想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但她却仍木木地站着，肘子放在了窗台上，一动不动。她并不在看损毁的马车，而是移了目光注视起街对面的房前。

那儿，所有的窗子前都映着脸，孩子们脸庞安静地贴着窗前，单个的，小群的，就像看打烊的百货公司里陈列着的陈货蜜饯一般凝视着损毁的马车上。他们等待着，直到看着马夫消失在角落中，这才不约而同地扫却了吓得惨白的脸色。

街上，一扇门刚打开，两个淘气鬼像老鼠似的奔了出来。一个披着大块的女士披肩，穿了破旧的灯笼裤，蹬着父亲的靴子，另一个则光着脚丫子，穿着睡觉的衬衣，披了外套就跑了出去。他们的手脚是棕色的，糙得如狗爪子似的，稚气的声音尖锐啸叫。

他们揣着男孩儿的好奇心打量起马车破碎的残骸，毫不怕羞地一头扎进了里头，用一双双小手用力掰开了分裂车轮的辐条，做成了凿子与铁棍。他们挨着拧松了金属条与窄板，扯断了油灯与旋钮。更多的孩子从其他脏乱的门口跑了出来，与他们一起分享。他们卷起袖管，毫不迟疑地干了起来。他们虽然双手有力，眉宇间显着皱纹，可所有人都不过八九岁的模样。虽然教堂弄内有能力的人大部分已从睡梦中醒来，可却只有这些男孩儿会去摆弄这辆马车。其他的人，不是醉着，就是在准备去往远处开始又一曰漫长的劳作。

很快，马车被贫穷的人们洗劫一空，实际上，它本就是有钱人的标志。车身是用稀有材质做成，钢铁，黄铜，优质的干燥木材，皮革，玻璃，毛毡，铜丝及金属缆。就连座位里的填充都能拿来缝制枕头，比起粗糙的土豆袋子要高级了许多。不必说，那些反复回荡在恶劣空气中踢拉猛拽的声音与马车撞击鹅卵石上的响声都是抄着手中斧锤工具，穿着那种鞋子的孩子们拆解马车时发出的。



他们知道的时间有限，而事实上，比他们预料的还要短些。仅仅在两个男孩儿最先到达事故马车那儿的十五分钟后，一乘两匹马拖拉大车来到了转角的地方，上面载着一名马夫，三名健壮的男人。

孩子们立刻双臂抱着零散的东西飞奔回自己家，这一切只持续了几秒，就听恼怒的骂声“滚开”“小偷”朝他们而去。待到事故马车被清理拖走之后，教堂弄再一次恢复了空寂，就像门庭前朦胧的影子与窗前贴满的脸孔。

四个男人点了烟，绕着马车正时针转了圈，逆时针又转了一圈，活动了番宽大厚实的手，屈了屈强健的臂膀。马夫一喊，众人口中“哎呦”一吼，便合力抬着马车的四角上了大板车。被偷卸了两只轮子的事故马车刚好能垂直地放在上头。

他们没有闲暇去铲净落散在地上的碎片，其中三人跳上板车将损毁的马车固定住，马夫挥鞭打在了马背上，马哼哧着迈蹄前行，这时，他又拉了缰绳停住，挥起拳头朝着窗子后拣了马车零件的人们大声叫嚣：“这是我的！”随后，他驾着大板车离去。

他粗鲁的手势与叫嚣声并未影响到任何人。对教堂弄的人来说，他是幸运的，因为他逃脱了事故的厄运存活了下来。当大板车震颤颠簸地离开后，鹅卵石上黏着长长的深色血迹，就像绛红色的杂草带一般蜿蜒曲折。

你站在原地，能清楚地看到卡罗琳肩膀颤颤巍巍，她一直这般惧怕鲜血，从未有半点改变。原以为她会倏地逃离窗前，但她却在夸张地抖落浑身鸡皮疙瘩后，再一次探出窗外望了起来。

大板车消失在巷尾，街旁房子的前门被一双双手打了开来。这一次，不再是孩童，而是那些过了十岁的“成人”。他们更谙熟世事，有些曾干过贴海报的活儿，有些是妓女，有些则靠卖着纸糊风车消磨时间。剩余的那些匆匆而过的人，脖子里裹着披肩围巾，艰难地吞咽着最后一口早餐面包。那些在工厂和成衣店工作的人，迟到的话便会被立刻解雇，而那些寻找一天临时工活儿的，大抵是在五十个人里挑上个最合适的，剩余的只能叹息离开。

卡罗琳又一次全身战栗，这一次是因记忆深处的寒冷而起。她曾也做过苦工，每个灰蒙蒙的晨曦匆匆开始一天的工作，直到夜半精疲力竭。即便是到了今天，即便她经常烂醉如泥、沉睡不醒，这种残存在身体里的条件反射仍会准时催醒她起床去工厂。她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焦虑，只是机械地从被窝中起身，踩在光地板上。直到她摸到本放着自己棉罩衫的地方空空如也，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她，于是，她又爬回自己温暖的床上。

今天，这场事故把她从梦中惊醒，只是到现在，她都没有半点睡意。她或许下午的时候可以再睡会儿，这样总比让晚上睡在身旁鼾声如雷的人打扰自己要好。做爱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让一个男人睡你身旁一次，会担心他是否会把狗和鸽子都一起带来。

职责，职责。她得睡足了，记得梳理自己的头发，在与每个男人欢爱之后盥洗，她必须保证她没有疏漏任何一件事。比起她在工厂中做苦工的日子，这些担子并不重。单说这行当，它不如工厂脏，也没有工厂那般危险、沉闷。以牺牲清白作代价，她得以在平日里尽情地睡到日上三竿的时分。

卡罗琳站在窗前，看着内莉·格里菲斯与老马尔瓦尼夫人小跑地走在去往果酱工厂的街上。可怜丑陋的女工们，她们白天在灼热的火炉旁干着繁重乏味的活儿，待到回家之后，又被醉酒的丈夫从这堵墙揍到那堵墙。倘若如此是“正直规矩”，那她卡罗琳便是“堕落不堪”。上帝为何要让女人有不一样的生理结构？难道不是把女人们从驴一般的重活中解脱出来吗？

当然，卡罗琳对这些女人也会有发自内心最简单淳朴的妒忌。内莉与老马尔瓦尼夫人都有孩子。虽然她曾也有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出生在北约克郡一座美丽村庄里，然而，她最终却失去了这个不幸的私生子。现在，她不会再有孩子了，就像她的世界里再也不会出现任何美好的事物。或许，她枯萎残破的身子已不再适合生一个孩子，因为明矾与硫酸锌使得她的身子似做祷告一样失了意义。

她的孩子如果还活着，那今年该有八岁大了。倘若她还在格拉辛顿村，他一定还能活着。当时，成了新寡的卡罗琳因为没有学历，在斯卡顿镇上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又无法靠婆婆的施舍度日，所以，便选择带着儿子前往伦敦。

卡罗琳觉着利兹与曼彻斯特是危险的去处，因此，在买火车票的时候选择了去往世界的首都：伦敦。她与儿子一起登上了火车开始了新的生活。她别了八英镑在村味十足的系带帽子里。她原想这数目可观的八英镑足以买上数月的食物，还能支付租房的费用。然而，想象总是过于美好，当她踏上伦敦的土地之后，令人头疼的麻烦事便接踵而至。这八英镑像块巨大的石头重重压在她的脖子上，她希望早点把钱花出去，免得揣在身上，总担心掉了。

在刚到首都的日子里，她陷入了受人帮助而进退维谷的窘境。一家知名制裙公司称被她的手艺吸引，愿意承诺提供她所有需要的布料及配件，她可以拿着这些东西在家中缝制背心及裤子。不过，他们需要五英镑的保证金。卡罗琳提出了异议，认为五英镑太贵了，可那男人巧舌如簧地说服他，反复向她保证那五英镑并不是他自己要收的。他说自己的上司，这家公司的老板已被过去那些曾雇佣

过的人做出的不诚实行为深深伤害过：他们偷走许多顶级质量的衣服，以售廉价货的方式在街头市场贩卖，最终，那些衣服套在了街头衣着褴褛的流浪儿身上。对任何一个宽容、大度的商人而言，难道不该引以为戒吗？他说完后，卡罗琳还能不认同吗？

卡罗琳认同了，她是一个体面的女人，而她儿子也不是流浪儿，她觉得自己同老板是一个世界的人，她的老板会努力地保护自己。所以，她将五英镑交给了那男人，开始了自己缝制背心与裤子的职业生涯。

这份工作看上去既简单又赚钱。有几周，她扣除了棉布，煤炭，蜡烛的成本，还能赚到六个先令甚至更多。她不想变作半瞎着眼的裁缝一样，透过积灰的窗户斜着眼睛去看手里的活儿，所以，她从不吝惜蜡烛。她同情那些唱着缝衣歌做衬衣的人，就如一个受人尊敬的店主或也会同情衣衫褴褛的小贩一样。她很明白自己生来值多少钱，所以她并无任何不满，赚的钱对她与儿子来说已是衣食无忧。他们租住的契提街干净整洁，因为没有丈夫，她花钱也很自由。

不久，冬季来了。她的孩子病了。治疗孩子耗费了卡罗琳最宝贵的白天时间，她别无选择，只能待他康复后，一起帮助自己干活儿。

“你是我勇敢的男子汉。”她告诉脸庞烧得灼热的儿子，目光挪向蜡烛映出他们淡淡劳作身影的地方。她从未提过比那一刻更让自己心觉羞愧的建议。

从此之后，她与儿子一同做工。他撑着她的腿，把她缝好的衣服叠好。她想着法子把活儿变作游戏，催他想象一位赤裸哆嗦的挺拔男人正在等着他们的裤子。然而，工作多得不见头，她儿子已经抵不住困意连连地往前倒，她为了不让熨斗烫到儿子（或是布料），她用别针将他衬衣背后别在了自己的裙子上。

这对凄凉的“工作伙伴”并没有坚持很长时间。成打的背心活儿堆积着，她裙子被拉拽的次数愈来愈多，他不仅仅只是累，而是渐渐地走向死亡。

因此，她找了自己的雇主终止了合同，带了两英镑三先令与一个病人离开那儿，接着，在无力的怨怒中度过了一个月。

这些钱刚够一个月，她的儿子通过治疗，身子稍有些好转。卡罗琳在做毛衣的作坊找到了工作，她把方格的布塞入蒸汽头织作帽子。一整天，她的工作便是像在潮湿厨房内传递盘装食物一样，将黑亮、灼热的帽子沿着一条女人站成的线传递过去。她儿子（卡罗琳从未谈及过她儿子的名字）被锁在邋遢肮脏的新租房中，在忍受病痛与缺乏父爱的煎熬中，玩着涂彩的球与布里斯托玩具。他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哭哭闹闹发脾气，就像是在挑战她的耐心。

在冬季末的某个夜晚，他开始咳嗽，像焦躁不安的小猎犬一样胸腔发出声响。

这是一个像极了我们现在度过的夜晚：又苦又脏。她担忧在这个时间，这个天气下，没有一位医生会无偿地陪她到居住的地方。卡罗琳脑中孕育着一个计划，她曾听说有些医生十分善良，很有职业责任感，他们会走进贫民窟，竭尽所能与他们的旧敌“病魔”做斗争。只是在伦敦，她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所以她想自己还是做好伪装。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用工厂偷来的毛毡制成的连衣裙），抱起儿子出了门走上街。

她按照自己先前的计划去往离住所最近的诊所，编造谎言让医生相信自己才刚到伦敦，还没有找家庭医生，因为整晚都在戏院，所以到准备回家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儿子居然生病了，保姆吓得惊慌失措，于是赶紧招呼了辆车来看病。她不是那种对钱斤斤计较的女人。

“医生不会赶我们走吗？”男孩儿问道，眸子一如既往地紧盯着她，直勾起她内心深深的恐惧。

“走快些吧。”这是她唯一能答的字句。

当他们找到一间外面竖着椭圆路灯的房子时，她的儿子已经喘得十分厉害，而她几近疯狂，手颤抖地去打开他的小喉咙以帮助他吸些空气。同时，她按了医生的门铃。

一两分钟后，一位穿着长袍睡衣的男人来到门前。他既不像卡罗琳之前见到过的医生，也没有半点医生的气息。

“先生。”她努力地抑制自己浓厚的乡音与说话方式，继续与他说道，“我的儿子需要一名医生。”

他从上到下打量起她来，只见她穿着旧款的黑白色裙子，红脸颊上结了冰霜，靴子粘了泥土。随后，他便示意她进屋，边笑，边伸出宽阔的手放在她儿子颤抖的肩膀上，说道：“真巧，我也需要一个女人。”

五年后，卡罗琳困顿地穿过自己卧室，脚趾碰到了陶瓷盆，怨怒地打扫起卧室来。她把腐臭的避孕水小心翼翼地倒入夜壶中，看着另一个男人的精子与尿液混在了一起。她端起夜壶，搁到她的窗台上，推开窗子。这一次，没有冰裂，空气颇是宁静。她想把液体抛洒出去，但周围的卫生监督员会嗅到后围过来，告诉这儿的每一个人，这是十九世纪，不是十八世纪。教堂弄遍布了爱尔兰天主教徒，驱逐令已经开始威胁他们，中伤他们的谣言四起。她不想因为四处拉皮条这样的事儿被他们谴责。

因此，卡罗琳提着夜壶往前慢慢倾下，好让混合的液体成小缕地沿着砖瓦淌下去。上帝会宽恕这样的事，也就这小会儿，楼外能看得出痕迹，在邻居们醒



来之前，这痕迹就会以各种方式消失，或是被太阳晒干，或是被新雪洗涤。

尽管卡罗琳醒得要比现在早得多，可此刻却饿得前胸贴了后背。她发现如果起得早，你会很饿，如果你起得很晚，你也不过如此，但过会儿，你又会变得很饿。需求与欲望定是在睡眠中此起彼伏，停在知觉的门口叫嚣起满足，随后，又溜走了小会儿。一个深度思考的人。以前，她的丈夫就是这般称呼她。对她而言，过多的教育兴许在她身上只会产生副作用。

卡罗琳的肚子像小猪似的咕咕叫。她笑了，决定给埃皮一个惊喜：这么早就到“最美母亲”，吞着饼，冲着他丑陋的脸孔微笑。

寒冷的辰暮，她为了去看事故马车匆匆穿上衣服。粗糙的手已经褶皱了织布，脏鞋踩在褶边上，染工老雷欧结痂小腿上斑驳的血迹亦留在了上头。卡罗琳褪下衣服，从衣橱中直接取出宽松的蓝灰条裙子与紧身黑胸衣重新穿在了身上。

穿衣对卡罗琳来说比你往后在这故事中遇到的大多数女人要容易得多。她对自己所有的衣服都做了细小巧妙的改变。衣服系绳往上挪到了她双手能触碰的地方，虽少了时尚感，层与层之间都藏了小短边。（瞧，她的裁缝手艺到最后还是有用的。）

卡罗琳更在意自己的脸孔和头发，一面能端拿在手上瞧脸上细节的小镜子倒挂在墙上。她看上去不像二十九岁。前额与下巴有些浅色疤痕。一颗黑色牙齿看上去妨碍不大，最好还是让它孤零零地留着。双眼虽淡浮了些血丝，但却大得讨人喜欢，看上去就像一只举止乖巧的小狗。一弯嘴唇，眉毛姣好。当然，还有如瀑的头发。她用钢刷梳子理顺了刘海与散发，手背将它们捋到了眉眼上。无心再细细打理头发，卡罗琳将头发盘在了头顶，别住后用靛蓝帽子盖了住。她涂了些粉，刷了腮红，这并非要遮掩年纪、丑颜，堕落风尘的情欲气息，也不是为了招揽客人，而是为了自己提亮因缺失阳光而苍白的容色。

现在，她效仿那些受人尊敬的富有女人，理了下披肩，盖在自己裙上，而这些在她忍辱偷生地在帽子厂做苦工的时候是从来都做到的。优雅而有教养的女人并不会在五分钟内系好袜带，更不必说在没有女佣的帮助下穿戴整齐。她非常清楚自己不过是效颦学步罢了，但她还是厚着脸皮幻想自己是这般的女人，哪怕是从细微处花些功夫。

她穿过房间，就像一只从干土中破茧而出的漂亮蛾子。小心地跟着她吧。你尚未去往那些尤其令人兴奋的地方：再稍稍耐心些。

楼梯平台与台阶上，昨夜所有的蜡烛已燃尽。直到下午姑娘们带着男人回来，新蜡烛才会被点上，因而，现在没有太多的光留予你去看卡罗琳在楼下的房间。